

唐宮歷史演義

下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

李伯通 编著

唐岩 校订

唐宮歷



演義

下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第五十一回

杨国忠激反安禄山 郭子仪力荐李光弼

你道袁履谦是什么计策？他劝杲卿与其死守常山，呼救不应，不如联合平原共同杀贼。杲卿连称：“是极，是极！”当即委弃藁城，与真卿约为犄角之势。真卿既接兄书，益发修城浚濠，招募壮士。别人望风惊溃，伊独砥柱中流，作架海的金梁，做撑天的玉柱。一日，接到安禄山招降的伪敕，当即高坐堂皇，斩其逆使，忙地选个牙将李平，绕出间道，将接收伪敕转呈御览。玄宗览过本章附件，因对李平说：“朕不识颜真卿是何状态，但河北郡县通同附贼，可算二十四郡没有一个忠臣义士。今真卿独能丹心报国，如此，实稍慰朕怀于万一。汝归速命真卿讨贼立功，朕当有厚赏。”李平喏喏去后，玄宗忙又封着宝刀一柄，白绫三尺，遣中侍冯神威即至驸马府，先将禄山子安庆宗切下头来，然后赐荣义郡主自尽。此事完结，玄宗又一道玉旨，召朔方节度安思顺为户部尚书，进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。讲这郭子仪，由李白保全生命，他便离了幽州，往投王忠嗣。前次在朔方战胜拔悉密、回纥、葛逻禄三部，那一番功业，是大家知道的。

后来由牙将擢升做右厢兵马使，兼守九原。此时又由九原往代安思顺，独当一面。子仪接到圣旨，当即慷慨誓师，先把一柄金龙褱口刀，取出来试演了一回，随又拉起铁胎弓，搭上狼牙箭，望着南飞之雁，说声：“某如此后功名一帆风顺，当得箭到雁落。”说也奇怪，那一只领队的飞雁，居然应弦而落，只这一点采头，大概郭子仪的封王拜相，就发轫于此了。闲话少叙，接着又授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，又特置河南节度使，以张介然为之，共领陈留等十三郡，又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，凡郡县当贼冲道，悉置防御史。部署略定，因想各路的兵马没有元帅，何能指挥一切？于是想到第六子荣王琬。讲这荣王琬，即系鄧王嗣玄，玄宗以其气息深稳，仪表不俗，特任为总统诸军大元帅，而左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。出内府官钱，就京师募兵十一万，旬日毕集，号为天武军。请问这天武军是不是八郡良家，五陵豪杰呢？我要代答一句，彼皆市井无赖，乡里小儿，乌合之军，何堪一击？坏了坏了，高仙芝领众五万方才出京，玄宗又命宦官边令诚前往监军。这监军制度是万不妥当的，监军而出于宦官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，尤其不妥。原来这支兵屯扎陕州，前面贼兵，已由安禄山攻陷灵昌，进逼陈留。言陈留太守叫做郭纳，当归河南节度张介然节制。介然闻警，当即率兵前来，谁知未至陈留，那狗才郭纳早已开城降贼。介然欲待引退，叵奈安禄山骑着怒马，挺着一根丈六点钢枪，已电掣风驰而至。介然舞稍相迎，战不数合，早被禄山一枪挑落马下，结果性命。这个当儿，禄山才知道儿子安庆宗已经在京丧命，不禁放声大哭说：“我何罪？我儿又何罪？即使不能容我，又

何必杀我儿？罢了罢了，我也拣那没罪的杀了！”一声令下，马上将随留降兵降民屠杀得干干净净，这是从哪里讲起？在下还要补叙一事，这安禄山原系猪婆龙转劫，伊于酒醉后，曾在宫内现过精灵。此次陈留未破以前，河南尹达奚珣亦梦见猪婆龙兴风作浪，将全城突然陷落，诘知不出三日，果有陈留屠城之事，达奚珣大惧，于是遣一介通款，禄山大喜，因引军直向荥阳。太守崔无陂犹集众死守，谁知禄山特备鼙鼓十面，以马挝痛击，轰声如雷，唐军闻声纷纷从城垛堕落。诸位想想，此种疲软没用的兵队，如何御敌？不待禄山费事，一声鼓噪，即攻破荥阳，那崔无陂亦不能活命。接着由禄山挥动大队的铁骑来蹙虎牢。这虎牢关的险要，是大家知道的，虎牢以西为河阳桥。原说封常清拜命为平阳节度，兼平卢节度，有兵六万，驻扎河阳桥。此时常清因着贼兵已至，于是分军为二，以三万扎河阳桥，三万扎虎牢，不过新募之兵未经训练，常清又暗于韬略，尽管口出大言，直是两眼漆黑，一肚草包，本领又不济事，一座铜墙铁壁的城关，竟似纸糊的一般，被一群铁骑冲开。不消讲得，一边虎牢关既不能扼守，一边河阳桥也只好奉让，禄山遂唾手得了东京。那河南留守李澄、御史中丞卢弈、采访判官蒋清，通被禄山捉住。姓李姓蒋的未及开口，独卢弈见着禄山立而不跪，责其忘恩负义。左右上前阻止，卢弈连连冷笑说：“为人当知顺逆，我死不失节，尚有何惧？看汝等能横行几时！”禄山怒喝左右，快将卢弈牵去剁了，所有李澄、蒋清亦一并砍去脑瓜。随又拔出一支令箭，令部将段子光将三人首级传示河北诸郡，一面又进兵陕州。原讲陕州系高仙芝驻军地点，仙芝虽

属副帅，却代行大元帅的职权，又有监军边令诚参赞军事，两人倚封常清做个前线司令。不过常清战败，忙地走入陕州。这漏网之鱼遇着惊弓之鸟，竟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一阵替贼吹牛，把个高仙芝、边令诚也就吓得立脚不住，一退便退入潼关，所谓莽莽中原，便忍心害理地弃而不顾。禄山好不得意，一面遣部将崔乾祐领兵入陕，一面盘踞东京，打算僭号称帝，又一面派个部下张通儒，往为睢阳太守。讲这睢阳一郡，系为江淮保障，有睢阳便可扼守江淮，没有睢阳，便不能扼守江淮。书尽一边叙，这时睢阳重大战争尚未曾发现，我且搁过一边。单讲仙芝、常清退入潼关，忙地飞章告急，可怜玄宗是坐卧不安，饮食减少，纷纷手诏，当用吴王祇为灵昌太守，兼河南都知兵马使，用第十三子颖王璩为剑南节度使，第十六子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。朝旨去讫，继想要碰金钟一响，非得御驾亲征不可。要得御驾亲征，非用太子监国不可，当下拿定主张，写好手敕，方欲颁布，已惊动贵妃娘娘。你道因甚惊动贵妃？只因右相杨国忠听到太子有监国确信，免不得大起恐慌，走去与韩、虢二夫人计议，说是太子素与杨家不对，一朝监国，我姊妹我兄弟何以保全？虢国夫人因说：“不如入白贵妃，挽留御驾，不令亲征，方保无事。”国忠说：“此事非两夫人入宫不可。”虢国于是挽同韩国去见贵妃，告知一切。贵妃也就惶恐起来，忙地卸除簪珥，口衔黄土，来见玄宗，跪地碰头，号哭不起。皇上惊问何事？贵妃哭说：“兵凶战危，陛下奈何自冒不测？妾受恩深重，怎忍远离左右？自思身为妇女，不能随驾出征，只有碎首阶前，以报陛下。”说罢，大哭碰头。玄宗见伊云环

缭乱，花容惨淡，哭得泪人一般，头又碰得“咕咚”声响，不禁离开御座搀起贵妃说：“朕断依你，……”贵妃这才止哭。帝即停令亲征，那太子监国的问题，自然连带地打销了。隔了一日，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忽由潼关赶回，奏称：封常清虚张贼势，摇动军心；高仙芝弃陕不守，且有剋减军饷情事。玄宗听了令诚一面之词，不由得龙心大怒，一道手敕，即令令诚赍去，将封、高二将梟首示众。讲这常清、仙芝遇事张惶，轻于弃地，原不得谓无罪，不过边令诚以所欲不遂，架词入奏，亦有可杀之道。大凡做官监的，除得汉末的吕强，唐末的张承业，由古至今，简直没个好人。类如辅璆琳得到禄山的贿赂，即替禄山讲好话，冯神威不曾得到禄山的好处，即为璆琳告密。如今边令诚呢？也是不曾得到封常清及高仙芝的孝敬，且有一两次有事向仙芝请托，仙芝亦未肯照行，这时放出手段，给他俩看看。未至潼关，先把封常清招呼出来，叫他跪听宣旨，读未终结，即将常清一刀砍死。既又入关会晤仙芝，仙芝方欲问问朝事，令诚乃取出诏旨说：“大夫亦有恩命。”仙芝乃下阶跪伏，听宣手敕，令诚朗声诵毕，仙芝说：“我遇贼即退，罪固当死，但谓我剋减军饷，我何尝会有此事？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是不是你来冤诬我呢！”令诚瞋目说：“你，你，你，你敢违旨吗？”仙芝说：“我原讲该死，不过死要死得明白，似这般不明不白，我实不服。”令诚说：“谁同你口辩，左右快与我绑出砍了！”一声答应，登时斩讫报来。令诚处分已毕，当即使将军李承光暂摄军篆。过了数日，那正式的兵马副元帅才奉命抵潼。你道这副元帅是谁？便是那西平郡王兼河西节度使的哥舒翰。这哥舒翰手持半截铁枪，

横行洮河之间，那是天下闻名的。不过英雄磨竭，二竖缠身，应该哥舒的命运与大唐的国运凑合到一重难关，玄宗欲借重他个威名，不免把一位病夫派来独当一面。哥舒翰再三固辞，玄宗只是不肯，不得已扶病入军。别用御史中丞田良邱为行军司马，起居郎萧昕为判官，蕃将火拔归仁等，各率部落随行。既至潼关，翰以病不能治事，一切军务，悉以委之田良邱。良邱又不敢专决，使李承光管辖步兵，王思礼管辖骑兵，偏又二人各争权限，意见不一，加之翰在病中，脾气暴躁，未免用法从严，待下少恩，于是潼关二十万官军，大有灰心解体之趋势。此话表过。再讲安禄山盘踞东京，渐渐觉得河山锦绣，勃发野心，拣了一个日期，当即僭称为大燕皇帝，改元圣武。仿唐室官制，用达奚珣为侍中，张通儒为中书令，高尚、严庄为中书侍郎，分兵四出，骚扰河北、河南。先是禄山部将段子光，以卢奕、李澄、蒋清三个首级传示河北，将至常山，即由太守颜杲卿派了两员干吏，率领快役百人，将子光捉住，依法切去脑瓜。所有姓卢、姓李、姓蒋的三颗首级，当下编蒲为身，用棺木安葬，发丧受吊。这个风声一出，什么景城、河间、博平等郡县，也就起兵争杀伪官，响应杲卿。原讲杲卿与真卿弟兄俩联络一气，并力杀贼。贼将高邈、何千年探得段子光遇害，忙地率领贼众扑攻常山。这个当儿，却来了个郾城大侠马燧。这马燧表字洵美，生得仪容奇伟，身材魁梧，与兄马炫初攻文史，既乃掷笔叹说：“方天下有事，当以功济天下，岂可以老儒终了。”于是更学兵书战略，广交豪侠，渐亦拳棒习熟，惯用一支铁稍，抡一抡有五六十斤粗重。这日过访杲卿，却遇见杲卿督队拒贼，老

先生便毛遂自荐，随取了一支铁稍，先与高邈交手，将高邈擒了。继与何千年交手，又将何千年擒了。一时声威大振，所有河北十七郡，同时归附。只有范阳、北平、密云、渔阳、汲、邺六郡，仍在禄山范围。禄山有个骁将，名叫范循，保守渔阳，与马燧曾有一面之识。燧因谓杲卿说：“今欲收回六郡，非从渔阳入手不可；欲取渔阳，非招抚范循不可。我瞧范循这人到很明白事体，凭我这三寸不烂舌，好歹去说他一说。”杲卿连称“费心费心”，马燧即由常山赶到渔阳，下了一番说词，居然把范循说得意思活动。不料事机不密，这个风声被别将牛润容闻知，赶向禄山告密。禄山得到这个消息，给范循一个措手不及，召他至东京议事，既至东京，一刀两截，可怜范循竟死于非命。禄山作事，非常迅快，深知颜杲卿一日不去，河北一日不安，当命骁将史思明、蔡希德两个带兵一万，直扫常山。这颜杲卿正在缮城凿壕，忙着抵备，不料贼兵猝至。如是少数，得真卿那边出兵来救，也可支持。目前贼军一万，且来将一史一蔡，骁勇素著，未可轻敌。想了又想，惟有用火急文书，向太原尹王承业那边求救，谁知承业兵不肯出境，累得杲卿死守城池，势孤援绝，真卿亦以贼势牵缀，分救不来。不到数月，一个史思明，一个蔡希德，用那腹背夹攻方法，将一座常山城打破。杲卿及长史袁履谦，犹抵死巷战，到得力尽筋输，双被贼获，解至洛阳。禄山怒责杲卿说：“汝前为范阳功曹，我荐汝为判官，不到几年，官至太守，何事负汝，乃敢造反！”杲卿亦张目大骂说：“汝本营州牧羊奴，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，恩幸无比，何事负汝，乃敢造反？我世为唐臣，禄位

皆为唐有，岂因汝奏荐，便从汝反么？今日为国讨贼，不幸被执，恨不能生啖汝肉，怎得谓反？臊羯狗，要杀便杀，毋庸多言！”禄山大怒，命将杲卿、履谦等缚在柱上，一并磔死。二人骂不绝口，到死方休。计颜氏一门男女死义者，共三十六人。思明、希德既克常山，复分兵进略诸郡，诸郡均不能守，复陷于贼。这个当儿，我要提出两位要人，一系大名鼎鼎的郭子仪；一系与子仪并驾齐驱的李光弼。这李光弼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岂敢岂敢，系由子仪表荐的。先是子仪奉命为朔方节度使，以次攻克了云中，战拔了马邑，劈开东陉关，好截断逆贼的归路。惟是朝廷计划朝更夕改，时因禄山僭号东京，又诏促子仪进取东京，子仪遂表荐兵马使光弼。讲到光弼系契丹李楷洛之子，为人高眉朗目，严毅有威，又猿臂善射，他这箭头子是百发百中，没有一支落空的。膂力固是不弱，惯用一支丈八蛇矛，也有六七十斤粗重。坐骑一匹黄驃马，每到征场，所部的甲冑、旌旗，都是鲜明耀目，有此当行出色，所以子仪力荐其才。唐廷因为是子仪特荐，所以诏授光弼为河东节度使。河东无兵，又由子仪分拨朔方之兵一万，以与光弼，光弼这时的计划，是要出井陉以取道常山。请问常山的守城贼将又是谁人？原来史思明战拔常山，擒过杲卿，当即派个部将安思义留守该城。这思义，闻光弼到来，立即召集团练兵三千及部下蕃兵，登城守御。光弼第一着是射书谕降，此书为团练兵所得，竟会发生效力，由两位团总用计赚出思义阅操，给伊个冷不提防，活活绑起，送交光弼军前。光弼问思义说：“汝自知当死否？”思义不答。光弼又说：“汝久历行阵，看我此次出兵能破

思明否？汝为我计，应该如何？汝策可取，当不杀汝。”思义说：“将军远来疲敝，猝遇大敌，恐未易抵挡，不如按兵入守，量胜后进。窃料胡骑虽锐，未能持重，一不得利，气阻心离，那时方可与战，不患不胜了。”光弼点首称善，亲与解缚，即移兵入城。思义进言说：“思明现住饶阳，距此不过二百里，昨晚飞檄已去，料彼必来相援，公当速行布置，毋为彼乘。”光弼乃安排弩箭，分弓弩手为二队，千人乘城，千人在城下待命，自与将士擐甲以待，入夜更番严守。天尚未晓，已四边发起鼓角声，移时喊声震地，史思明带领铁骑二万，直薄城下。光弼遣步卒五千，开东门出战，贼锋锐甚，鏖战不退。城上一通鼓响，千镞齐发，射毙贼骑若干，敌势稍却。光弼复令城下续备的弓弩手，分作四队，从东门驱出，接连放箭，与飞蝗相似。思明虽然凶悍，到此也未免着慌，倏地收兵退去。未几，有村民来告光弼，声称有贼众五千，由饶阳进抵九门。光弼闻信，随遣步骑各二千人，偃旗息鼓，掩击过去，把贼兵杀得一个不留。思明退出九门，又分兵去截常山粮道，时郭子仪驻兵东陉关，一声得信，即督队来援光弼。光弼亦引兵续至，李郭两军合攻思明，思明哪里抵挡得住？左翼派出李立节，却被郭军乱箭射死；右翼派出蔡希德，亦被李军战得人仰马翻，落荒而走。思明自知双敌不过，只好由九门退守赵郡。李郭两军又乘胜合攻赵郡，思明无法抵御，又转趋博陵。这博陵城坚濠广，思明集众固守，李郭两军知一时不能取胜，暂且引退。谁知唐军略一退动，那已败走的蔡希德，又力图反攻，还有一支生力军却从范阳赶来，为首贼将便是牛廷玠。这时贼军要算三角联盟，

一支主军是史思明，两支客军是蔡希德、牛廷玠。李郭两将瞧这敌人抖着枪花，暂行驻扎恒阳，顿兵不战，贼兵因久疲奔命，亦无斗志，说退就退。方至嘉山，不料四面鼓声，擂得殷天价响。这军不是别军，便是郭子仪，提着金龙褱口大环刀，骑着狮子花马，从嘉山东路杀出。有子仪必有光弼，姓李的又挺着丈八蛇矛，跨着黄骠马，从嘉山西路杀出，同时喊捉史思明。啊唷啊唷，不是大家喊捉思明，在下倒忘却思明。原来姓史的面如锅底，生成络腮短须，身段矮小，却善使两柄锤头，也有三十来斤。至于蔡希德，无非用的大砍刀，牛廷玠无非用的大板斧。起先三个贼将想去包围唐军，如今是两个唐将径来夹攻贼军。对你不起，唐军是用的鼙皮鼓，那山谷又处处应声，一面抵着十面，十面抵着百面，仿佛戏剧上演唱的五雷阵，轰轰通通，把贼人的头脑子炸空了，耳底子震聋了，遇着唐军，哪里还能抵抗？这一阵厮杀，计砍去贼首四万级，被捕数千人，希德、廷玠逃得无影无踪，史思明身带数箭，跌落下马，失去铜锤，弄得散发跣足，逃回博陵。这一来，唐军声威大振，河北十余郡均杀贼守将，奉表乞降。是时，真源令张巡亦克复雍丘，击退贼守令狐潮。平原太守颜真卿已特授河北采访使，进拔魏郡，击败贼将袁知泰。北海太守贺兰进明，与真卿合兵，授职河北招讨使，攻克信郡。颍川太守来瑱，前后破贼甚众，敌人以箭射彼，彼能以口承箭，咬断箭头，时人称瑱做：“来嚼铁”，你道厉害不厉害？那河南节度改任了虢王巨，系高祖五世孙，亦引兵解南阳之围。所有贼将刘客奴、赵正臣等，瞧见势路不对，或向大唐郡守通款，或就州吏、县令输诚，或遣子为质，愿

受朝廷宣抚。这种空气，这种声浪，传布到东京，把个安禄山弄得晕天倒地，非常扫兴。一日见着高尚、严庄，忿然作色说：“汝等叫我造反，以为计出万全，今前阻潼关，兵不得进。北路一带，尽成敌国，又不得退。尚能说是万全么？”高、严两人无词可答，好几日躲得不敢见面。一日，田乾真由潼关还洛，既见禄山，与语皆没精打采。乾真因劝说：“自古帝王创业，难免不有挫折，尚、庄均佐命元勋，大王若过加严谴，不独朝臣灰心，恐诸将亦相率解体，还请三思。”禄山至此省悟，复行召入尚、庄，置酒款待。尚、庄俩复劝禄山积极进兵。禄山因以崔乾祐为第一路，以孙孝哲、安神威为第二路，由陕州扑攻潼关。自家在后策应。这一道命令一下，一般贼众无不人龙马虎，刻日西行。趁他未到潼关的当儿，编者且掉过笔尖，将驻潼关的副元帅哥舒翰补叙一叙。原讲哥舒翰治军尚严，部众不甚帖服，不过初与贼战，由李承光，王思礼尚能连打两个胜仗，究因实力缺乏，不敢杀出潼关。当由思礼密语主帅说：“现在禄山造反，以诛杨国忠为名，若公留兵三万守着潼关，另率精锐入京，藉清君侧，这也是一种计划。昔汉诛晁错，六国退师，我们抄袭成文，有何不可？”翰称：“不对不对，若照汝言行事，不是安禄山造反，乃系我哥舒翰造反了。此策断不可行。”时户部尚书安思顺与禄山同宗，禄山造反，思顺出首，因以免坐。会翰与思顺有隙，伪撰一封贼书，密陈御览。书中大意，却系冒名禄山来勾结思顺内应，在这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的时候，没讲话，尚犯着嫌疑，何况一笔写不出两个安字。一边冒名书去，一边又由翰奏揭思顺七款罪名，不由得帝不动怒，立即手诏赐死。但